

夢到長安三萬里



如是我見
安仲生

八月下旬與家人外遊回港，夜機在半空中盤旋下降，香港燈影光亮，璀璨夜色盡入眼簾。每次由外地回來總感覺到吾家香港，絕不遜色於世界上任何一座國際大都會，而屬於她的最美好時刻，仍叫人期待。

回港後的周末，夏日將逝，帶着小兒子緊抓暑假的尾巴，避開炎夏烈日，躲進電影院看戲。《長安三萬里》，一齣國產大型動畫電影深深地吸引着我與小兒子，早前在內地大小城市公映，賣個滿堂紅，叫好又叫座，近日香港終於也正式公映了。

《長安三萬里》一部由謝君偉及鄭靖執導的3D動畫片，內容講述盛唐興衰、戰亂及平亂後的一段歷史。其中主要是以劍南節度使高適與詩人李白相識於年少，以及之後數十年的歷程貫穿全片。片中描繪了李白及高適，兩個家庭背景、出身際遇、抱負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相遇相識，相知相交，相分相離，但最後高適卻又相救了李白。

原來人一生的高山低谷，生死禍福都不是自己能預見或參透的。才情如李白，年少時凌雲壯志，大鵬展翅。總想着，「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但好幾次失意於舉薦，再加上父親離世，兄長們又瓜分了家業。一夜間由一個風流富二代，突然變成背井離鄉之窮書生。後來歷代傳誦之《靜夜思》原來便是在當時窘迫不堪的夜晚創作而成。

看着這套近三小時國產普通話動畫大片，令我大感驚喜的卻是小兒子如此專注沉迷於戲中的那些唐詩。普通話的詩句，他卻暗自以粵語在輕輕背誦。我不禁忍俊在他耳邊說，回家教你用普通話背唐詩，他也笑了點頭。其實在整套《長安三萬里》戲中，我從影評得知共有四十八首詩詞匯集，而每每到了詩

人與詩同場展現的片段時，大家的心也隨之蕩漾。

回到戲中，高適一邊在布局智鬥吐蕃軍，一邊在同皇上派來陣前監軍的程公公憶述與李白的相交過程。年輕時他倆赴長安，返揚州、相約黃鶴樓等地。一幕幕大唐盛世的場景，穿插其中的便是由3D動畫所繪製出來的絕美畫面及一首首詩。高適通過李白在長安認識了一大批當時名極一時的詩壇名家，諸如王維、杜甫、孟浩然、賀知章、張旭等等。原來彼時李白得到玉真公主舉薦，被皇帝賜予翰林大學生人，在長安以詩會友，廣交天下文人。夜夜美酒舞姬笙歌，輕狂不羈。也正因此率性自我，灑脫天真而得罪權貴，被貶離長安。唯李白本來就才情橫溢，自傲狂放，從不計較功名利祿。「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在一生追求的道路中，他得而復失，隨着年歲的增長，完成自己的心願之路，越發渺茫。他自覺「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高適告訴程監軍李白也曾心念引退，唯永王李璘三顧草廬請李白出山，惜永王叛亂事敗，連累李白也身陷囹圄。

戲中劇情發展至此，觀眾都為李白如此遭遇而心酸感傷。關鍵時刻高適通過郭子儀向聖上進言特赦李白，放逐還鄉。一首膾炙人口的《早發白帝城》（又名：下江陵）便是李白此時創作的七言絕句。他將歷盡劫後重獲自由之喜悅與眼前所聽所見之彩雲猿聲輕舟萬重山同步串連，短短二十八字，氣勢浩蕩，辭鋒雋秀，一氣呵成，奔向未來。回想曾經年少得志，身居長安，深得寵信，被封要職，與權力中心如此接近，而今卻險成階下囚。人生一夢，不醒不歸。好在大赦了，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一個人由少年、青年、壯年到晚年，一生所追求的夢想是與現實越來越接近呢，還是相去已遠，回首夢空呢？相信看完《長安三萬里》，你也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答案。



▲《長安三萬里》以高適與李白的故事為主軸。

劇照

停水記



自由談
木田

家裏突然停了水，且一停就是兩天。

這對於在城市生活慣了，打開水龍頭就有水的我來說，很是不習慣。先是去超市提了礦泉水回來，解決了食水問題，又從小區用臉盆端了些水回家，應付一下洗手洗菜的需求，晚上想沖涼、洗衣服就成了奢望，雖然心裏知道應該沒那麼快恢復供水，但總還是隔一會兒就去打開水龍頭看看，一半是着急，一半是習慣。

這次停水令我想起小學時期學校進行的關於節約用水的宣傳與教育，我還畫了一幅名為「最後一滴水是人類的眼淚」的節水漫畫，小時候的我因為這幅漫畫在學校得獎還開心得意了許久，現在想來不禁慚愧，這畫有名無實，跟大多數在城市出生長大的小朋友一樣，自己並不知道水資源的珍貴，並不懂什麼叫「最後一滴水是人類的眼淚」。

簡單搜索便能看到很多關於水資源的相關資訊。水資源嚴重缺乏目前已威脅到大多數國家，世界多處地方正面臨着清潔及安全食水的

供應問題，其中非洲有一億九千萬兒童正處在水資源匱乏與不安全水衛項目的困境與威脅中。

周星馳的電影《功夫》中有這樣一個片段，清早，租客們正在排隊取水洗漱，突然水龍頭沒水了，這時包租婆飛速衝下來說：「從明天開始，逢一、三、五停水，二、四、六間歇性供水」，這個電影的細節很真實地反映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前香港的用水情況。

我不禁反思，在資源充裕和政策完善的城市中生活久了，總會將自己享受到的生活便利當作理所當然，全然想不到還有人每天都掙扎在飲水困難中，想不到這便利生活的背後是國家與多少人的共同努力。

在停水焦慮的一個晚上後，我收起自己的不習慣和抱怨，學會了舀適量的水洗菜洗碗，學會了把用過的還不太髒的水儲存起來進行二次利用，學會了珍惜每一滴乾淨的水。

人的適應能力其實很強，用少量的水也足以滿足日常生活與清潔的需要，不要讓珍貴的食水在自己的習慣和方便中白白流掉。

香港水務署有這樣一個專門宣傳「節約用水」的網頁，讓你我一起從點滴中惜水，齊來「慳水」。



人生在線
楊不秋

疫情後的首次出差，是去北京，正好趕上了北京最好的季節。從機場一路進城，車窗外的藍天高且開闊，白雲像是被扯碎了棉絮，漫不經心地隨風飄啊飄。航班晚點帶來的緊張情緒立刻被眼前這樣的秋高氣爽大大緩解了。

北京，並不是常去的城市，只有數得過來的幾次經歷。對北京的印象，是和書架上的《老舍的北京》《百年琉璃廠》和《葉祖孚講北京》分不開的，是靜悄悄地長在馮唐的《北京，北京》和胡赳赳的《北京的腔調》裏的，也是來自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好友無數次的提起。

工作之後的第一次出差就是去北京，也是在秋天，是去參加當時的集團總裁在中國區的路演。走出校園沒幾天的我們，

穿着統一定製的T恤，從全國各地趕往北京，怎麼看都還沒有完成從學生到白領的轉變。彼時內地的金融體系仍在開放之初，方興未艾，外資銀行紛紛自信滿滿地增加在華的投資，密鑼緊鼓地設立分支機構，和坐在台下聽演講的我們一樣雄心勃勃，壯志滿懷。會後，我們還和當時中國區的總裁合影留念，深感幸運。

在外資銀行摸爬滾打許多年，我一個轉身離開銀行已經好幾年。外資銀行在中國區的業績表現，舊東家的起落我都已經不再關注，偶爾一眼而過的新聞標題也不會入心。很多年前的那次激動人心的路演場景都還歷歷在目，只是如今，忽覺所謂時過境遷。

這次出差，白天兜兜轉轉沒出過金融街，晚上終於得閒和北京好友相約在三里河吃烤鴨。朋友說離我酒店不遠，騎共享單車過去十分鐘都不要。迎着美麗的晚霞，我和朋友騎行在北京的寬敞的馬路

上，周圍除了繁忙有序的車輛，沒有很多高大的建築，視野非常好，舉目可以望到很遠，充分感受到了首都的大氣。烤鴨店很熱門，她提前在網上排號，我們人到的時候剛好排到號。除了烤鴨，朋友還幫我點了麻醬爆肚、貝勒肉和炸醬麵，都是北京的特色美食。我們就着美食暢聊，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和朋友分別放下在上海和北京的一切，機緣巧合地在香港相遇，一見如故。很多年後，我們又前後腳地相繼離開了銀行去了全新的行業，她回北京，我繼續留在香港。

其實，在當初打定主意離開上海之時，我計劃要去的其實是北京，只是後來跟隨命運的齒輪來到了香港。北京對我來說好像一直是心嚮往之卻遠遠望着的一座城市。不過，這樣倒也沒什麼不好。距離產生美，北京對我而言永遠是獨一無二的首都，永遠也是心裏的一處念想。

寶靈街頭憶鞋匠



HK人與事
黃秀蓮

從彌敦道轉入寶靈街即地鐵站口，昔日幾幢戰前舊樓相連，低低矮矮灰灰黑黑，記錄了舊時痕跡。每逢我打這兒走過，明知磚瓦灰飛煙滅了，卻總在對面街角停下腳步，仰起頭來，把那位置多看幾眼，才帶着幾分惆悵離去。

朋友說舊樓裏頭有一家訂造女裝鞋的工場，趁着下班之便，登樓尋去。踏進樓梯猶如踏入舊時歲月，地板跟扶手同一石材造，梯間轉折處窗戶半開，光線透進，空氣疏通，電燈泡也亮着，微微地昏暗。三樓大門敞開，皮革獨特的香氣混着膠水味淡淡浮動。鞋匠坐近門口，製鞋輔助鐵工具立在兩腿之間。他本來低頭槌着釘子，抬頭見是生客，便輕輕招呼，說隨便看看，又再的篤篤忙着。房子樓底高，有七八百呎，打通了更見空間寬裕，當時「山寨廠」已日漸零落，難得遇到這番風景。騎樓闊大，採光充足，幾個師傅就着天然光，或拉鞋幫或釘釘敲敲。

工場總不免有點凌亂，牆壁上幾組直角臂，加長條木板即成層架，簡陋而開放地儲物。一面牆堆滿木鞋楦，另一面則履底皮革、履內鞋墊、塑膠鞋膠等，亂中有序。他叫我先從架上挑選皮料，再選款式，價錢一百五十。我初出茅廬，收入有限，卻又喜歡添置衣服鞋襪，那時意大利鞋起碼四五百，如此實惠的消費最適合我了。真皮不會很大幅，皮料捲起，繼續紛紛，目不暇給，我一眼瞥見多塊麂皮料子，憑眼緣就抽出二三。已造好的鞋子透明膠袋包着，整齊疊起，款式可資參考，比看相片更有真實感，至於手工優劣，更一目了然。

接着在紙張上畫腳形，左右腳都要畫，因為雙腳不會完全對稱。腳面厚度也要量度，凸顯訂造的好處。我坐在小木橈，讓原子筆繞着腳板走一圈，覺得新鮮有趣。鞋匠立刻剪下足夠造一雙鞋的皮料，又再剪兩小角，

寶靈街依然一派佐敦「女人街」的風味，放眼看去，兩旁都是墨綠鐵皮小攤子，擺賣衣物，搶眼的顏色，親民的價錢，充滿民生氣息，把街景點綴得熱鬧而可親。



陶造鞋匠公仔。

作者供圖

釘在雙方訂單上為記認，兩下功夫不費時，但已確保材料足夠，又避免了混亂生錯。訂鞋流程簡潔，亦流露出工場運作有其條理。

一個月後取貨，麂皮鞋子大小恰度，皮質柔軟而感性地保護雙足，我踱步再轉圈，捨不得脫下新鞋，又在皮料裏挑選其他顏色。這工場的師傅基本功扎實，鞋樣簡單，但不能應付花哨款式，於是圓頭方頭一吋半，桃紅紫紫一雙雙訂造，來來回回，跟鞋匠便熟絡了。

有回遞上訂單，他看看日子便歉意表示未能交貨，請我一週後再來，怎料下周他一見我就跌足嘆道：「哎呀，趕貨趕死了，未起貨啊！」「不要緊，慢慢做，我在柯士甸道上班，順道上來而已。」便笑着而去。終於起貨了，我興致勃勃再造兩對，在訂單上他卻寫銀碼每雙一百三十，「為什麼便宜了二十塊呢？」「黃小姐，你好相處哩，唉，趕不及交貨，其他小姐會罵人的。」一時間我感動得無言，沒想到一點點包容已博得鞋匠欣賞。回想半生，見我少發脾氣而趁勢欺負的大有人在，相遇而相知的竟是偶爾交易的鞋匠。我拙於表達，忘了當下可有致謝？可有讓他也有知遇之感？

兩三年後我轉職，少了走動。豈料有天新聞報道寶靈街舊樓石屎簷篷倒塌，沒有人受傷……正是工場所在

那一列老房子，心裏擔憂，隔了個月便去看望。原來相鄰幾幢老屋都已給鋼鐵支架撐住，那幢倒塌的天花更用帆布封好，一副苟延殘喘的光景。工場幸而無恙，表面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大門敞開，皮革獨特的香氣混着膠水味淡淡浮動。只見鞋匠背立在那大堆木鞋楦前，要找些什麼似的；其他師傅拿着鳥嘴鉗、鞋底錘、粗柄鑽孔錐子，各有各做，盛釘子的鐵月餅盒開放地上，層架上的新鞋子不再堆疊得那麼高了。我問候幾句，察覺到鞋匠已給心事罩住，面上減了歡容。我又慣性地挑選麂皮料子，到了取鞋時，本想問問工場的未來，又不敢啟齒。這兒空間寬闊，地鐵就在樓下，優勢哪可再得？且師傅全都上了年紀，繼續經營恐怕難矣。

這是最後一次見鞋匠了，當時是九十年代初。至於我的鞋子都已破損於崎嶇人生路上，一雙也不存了。

電影《歲月神偷》任達華一釘一步之認真，教我懷念起鞋匠。蹲在巴黎跳蚤市場地攤瞥見陶造鞋匠公仔，立刻伸手撿起，眼明手快如選麂皮料子一樣。鞋匠有手作本事，有本領推動工場運作，還懂得觀察和欣賞我這個客人，這樣敦厚的人物已消失了。如山的木鞋楦恍惚一道風景，把鞋匠身份與一生忠誠襯托。眼前依稀微儂的背影，釘釘敲敲的篤篤也掩蓋了寶靈街頭一片市聲。



「曬秋」忙



市井萬象

近日，在安徽省黃山市徽州區呈坎古村曬場上，村民趁着晴好天氣將農作物進行晾曬。

中新社